

苍洱文苑丛书



# 火葬墓研究与考古

## 资料集



大理州王陵调查课题组

# 序

杨政业

墓葬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如今世界上仍保存着火葬、水葬、天葬、棺葬等多种风俗。研究和了解不同形式的葬俗,对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旅游学诸方面的发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

大理自战国和汉代时期以来,出现了无计其数的墓葬,有铜棺墓葬、石棺墓葬、木棺墓葬、土陶罐墓葬等,反映了大理历史文化进程和不同时期的葬俗。早在南诏时期,大理就有了两种墓葬并存的状况。樊绰《蛮书》载:“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以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唐南诏中期后,云南及大理的佛教密宗盛行,从王室至平民均以崇佛教为社风,火葬风俗在大理及云南一些地方盛行。大理的火葬习俗曾一直延续到明代晚期。从考古与调查的情况来看,在大理州12县市范围内,都有不同时期的火葬墓分布。代表性的有云龙顺荡火葬墓群,现存100余座,已保护修复。大理市凤仪镇大丰乐火葬墓群,已经由省考古所发掘,并有专著和完整

的报告记录。苍山十九峰及大理坝子内遍布火葬墓群,惜多已损毁。剑川金华镇中科山火葬墓群也曾经发掘,还有丁卯城火葬墓群,下科山、格子箐、回龙山、上科山等墓地。洱源凤羽镇、三营乡菜园村、江尾沙坝火葬墓群也蔚为壮观,可惜人为破坏严重,经盗墓者的挖掘,似无保护价值。洱源旧州火葬墓群也是盗挖破坏严重。其它如巍山巍宝乡的黄土坡、大仓镇凤山一带也仍有火葬墓群的遗址,祥云禾甸、下庄也曾发现过火葬墓遗址。在大理城70年代改造中,原五华楼内曾出现过大量的元代火葬墓碑。总之,云南的火葬墓以滇西,尤以大理地区历史上较为盛行,并从汉代以来火葬与棺葬的习俗混合流行,呈现出很典型的火葬墓文化现象。长期以来引起考古界和学术界与文人学者的浓厚兴趣,并在考古和调查研究方面取得一些初步的成果。

大理是云南历史上古代文明发萌较早、古代地方族群和部落乃至古代国家孕育得较早的地区。在研究和了解大理历史文化的时候,至今难解答的谜团和令人费解的问题是:白子国相传延续了20余代,史载南诏国王13代,大理国王传22代,大理总管传12代。除大理总管段公墓可有墓地所指外,其它那么多的古代王侯墓葬,迄今再无发现者。这与葬俗造成的隐蔽性有关?还是与历史上政治变化中故意摒弃之有关?还是与自然环境的改变湮灭有关?实在是一个难以简单回答的课题。

一九九九以来,大理州党政领导极为关注大理历史上有众多国王而无王陵(墓)发现的状况,便提出用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探讨这一课题。的确,抓好这项工作,对于历史学、考古学、旅游诸方面,不失有深远的意义和文化价值。乃成立了大理州探王陵小组。拨出专款,已历时4年余。在探王陵课题中,我们认为火葬墓

的调查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于是又由州文管所抽人专项调查研究,以丰富对此项考古工作的认识与启发。现收集成《火葬墓考古与研究资料集》,编者主要收入了大理地区的火葬墓考古与研究的资料,也旁及保山、楚雄、昆明、丽江、四川西昌等地的资料,试图从较宽阔的视野来认识大理的火葬墓文化现象,或许对探王陵的课题不无裨益。此书既可供研究者参阅,也可作为特殊资料珍存,故以内部资料编印以供读者一阅。

大理州探王陵的课题仍在由专业考古部门继续从事田野调查和深入研究探讨之中,其中有许多难题正待寻求解决。有识之士认为,事此项工作不一定短期内取得最终的结果。其意义很大程度上是表现在具体的工作中和每一个阶段的成果之中。只要我们继续努力,锲而不舍地追求,将每一个阶段的工作做好,就既可无愧于前人,也无愧于来者。是以为序。

二〇〇三年五月于紫筱斋

## 《火葬墓研究与考古资料集》

总顾问:顾伯平 赵立雄

顾 问:赵济舟 黄永华 杨宴君 李光荣

主 编:杨政业

副主编:史晋云 杨葆红 张灿磊

编 委:史晋云 张灿磊 陈光泽 杨德文

李学龙 孙 健

# 目 录

|                           |             |
|---------------------------|-------------|
| 序 .....                   | 杨政业(1)      |
| 1、云南剑川存在的墓葬及碑碣石幢等概况 ..... | 杨延福(1)      |
| 2、云南西部的火葬墓 .....          | 孙太初(3)      |
| 3、云南剑川元代火葬墓之发掘 .....      | 万斯年(9)      |
| 4、滇西白族火葬墓概况 .....         | 李家瑞(13)     |
| 5、大理国彦贲赵兴明为亡母造尊胜墓幢跋 ..... | 孙太初(18)     |
| 6、禄丰黑井元明时代的火葬墓 .....      | 永康(21)      |
| 7、洱源县三营公社菜园村发现火葬墓群 .....  | 袁显宗(23)     |
| 8、四川西昌三坡火葬墓调查记 .....      | 黄承宗(25)     |
| 9、石屏发现青花瓷火葬罐 .....        | 苏伏涛(28)     |
| 10、腾冲火葬墓及重要遗物 .....       | 吕蕴琪(29)     |
| 11、巍山县发现青花瓷骨灰罐火葬墓 .....   | 刘喜树(35)     |
| 12、纳西族地区火葬墓概述 .....       | 木基元(36)     |
| 13、云南宜良孙家山火葬墓发掘简.....     |             |
| ..... 云南省博物馆 昆明市文管会       | (42)        |
| 14、禄丰新发现的一处火葬墓群 .....     | 李康颖(63)     |
| 15、大理发现一座明代火葬墓 .....      | 段 绶(70)     |
| 16、晋宁兴隆庙山火葬墓群调查 .....     | 曹彦昭 朱学晋(74) |
| 17、昆明市区出土火葬罐 .....        | 程 明(79)     |
| 18、通海发现元代青花瓷饰人物火葬罐 .....  | 吴建伟(82)     |
| 19、楚雄州文物管理所库藏瓷罐火葬初识 ..... | 李昆平(84)     |

|                          |              |
|--------------------------|--------------|
| 20、禄丰县黑井石龙火葬墓清理简报 .....  | 徐惠萍(92)      |
| 21、大理挖色文物的两次调查征集 .....   | 杨伟林(98)      |
| 22、腾冲火葬墓考古获重要发现 .....    | 李 正 彭 华(104) |
| 23、云南大理市凤仪镇大丰乐墓地的发掘..... |              |
| ..... 闵 锐 刘 旭 段进明(106)   |              |
| 24、云南泸西县和尚塔火葬墓的清理.....   |              |
| .....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26)   |              |
| 25、宋元时代的火葬 .....         | 徐苹芳(159)     |
| 26、大理地区火葬及火葬墓概述 .....    | 李朝真(171)     |
| 27、试说大理地区火葬习俗的下限问题 ..... | 马 雁(176)     |
| 28、白族火葬墓的几个问题 .....      | 李东红(180)     |
| 29、白族梵文火葬墓碑、幢考述 .....    | 李东红 杨利美(189) |
| 30、南诏的火葬习俗及其影响 .....     | 杨 浚(198)     |
| 31、大理国广运纪年考 .....        | 黄德荣(201)     |
| 32、云南火葬墓综述 .....         | 朱云生 李云华(205) |
| 33、谈谈大理国纪年火葬墓的几个问题 ..... | 黄德荣(213)     |

# 云南剑川存在的墓葬及 碑碣石幢等概况

杨延福

云南剑川在明代以前多行火葬，所以存在的明代以前的古墓葬很少。明代中叶以后，虽仍有火葬遗风，但墓地上已树立碑碣石幢等纪念物。这些碑碣一般都是圆头，长方形身，边缘刻图案，碑头图案花边中间留有几个圆圈，内刻梵文。碑正面和背面有的刻三世佛像，有的刻六臂日月神像。碑正面中心刻死者姓名，如：“某某队长之神道”、“为追为亡人某某之莲座”、“某某之墓”，旁刻“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全文。碑两侧左刻年号，右刻佛号。石幢有的只一座，有的是对称的，多作八棱形，圆顶，头盖稍挑出，高二三尺不等，正面刻佛像，其他面刻心经梵文。碑碣石幢的基座，有的是方形，有的是莲座，有的是蟠螭、麒麟等，但后者只见于明代正统、天顺、宣德、正德这几个时期。现在剑川存在的几处古墓葬有：

一、剑川城北中科山有明代墓葬群。传说其中有南诏时摩伽陀（南诏丰佑时在剑川鹤庆等地传瑜伽教的印度僧）墓。这座墓几年前已遭破坏，现只剩一些圻砖痕迹。这里其他墓葬碑间也多半残缺，其中有一块较完整的石碣，高五尺多，正面额篆有“武略将军赵侯之墓”等字，下面是墓志铭、心经及梵文。墓志铭内记有明初剑川军屯等情况，该碣是明正统年的。

二、二区丁卯城村背后金华山南麓有刻心经梵文的碑碣石幢等的明墓群。其中有一砖墓形制比较特殊，高六尺余、墓身作四方形、顶作四披密檐，墓身有四个小龕，墓砖上有梵文，墓左右列有碑碣，从倒了的碑座处来看，地下可能有墓室。据传说这座墓是元世祖的部将冲

霄王(元世祖时征大理死在剑川)的墓,从碑幢来看还不能肯定,可能也是明墓。

三、四区甸头禾村西南山麓有刻心经梵文的碑碣石幢等。几年以前被该村人抬去了砌了沟沿。从现在残存的来看,是明正德年间的。

四、四区金树禾村东北有较完整的碑碣石幢群,上面也刻有心经梵文,有几座已倒塌。

五、四区中心羊子头山东南角有碑碣石幢等。附近有一圆锥形土丘,当地人称诸葛亮堆,可能是古墓葬。

以上这些纪念物都是明代中叶以前的,在形制和风格上都迥异于后来的墓葬纪念物。这些纪念物是研究明初在剑川的军屯及当时民俗的珍贵材料。希望当地政府详细调查,妥为保护。

[《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

# 云南西部的火葬墓

孙太初

关于云南火葬墓的调查研究，过去似少有人注意。抗日战争时期，李家瑞先生曾受伪中央研究院的委托，在大理附近作过一些调查，并写了一篇报告，但没有能够发表，最后甚至连稿子都遗失了，以致调查的结果如何，大家都无从知道，这是很遗憾的。

去年秋天，我因到滇西大理、丽江、楚雄三专区去调查征集文物，对火葬的问题也留意了一下，并收集到一批火葬墓的遗物。现在略加整理，写成一篇简单的介绍，以供考古工作的同志们作为参考。

## 一、火葬墓的分布区域

云南火葬墓的分布区域很广，据我个人所知，主要是集中在么些族和民家族聚居的地方，由滇西北的丽江起，向东南至鹤庆、剑川、洱源、邓川、大理、下关、宾川、蒙化、楚雄这一线都有，这仅是我所实地调查过的。此外，听说在姚安、盐兴、安宁、昆明、呈贡、晋宁以及滇南的蒙自等处也有，不过未经实际调查，不了解具体情况，在此暂且不论。

现在只就滇西的几处来简单介绍一下：

(一)丽江 主要分布在城东北角的“喜祇园”和城北十余里的白沙、东河等地，每处以数百计。多数都被农民开荒挖坏，残破的火葬罐时见于田边路旁。墓碑则拿去修桥铺路，损失颇巨。

(二)鹤庆 城西七、八里的西山庙一带和牛街最多。西山庙有世袭鹤庆土官知州高氏祖莹，多半都是火葬，现在还保存有明代墓碑几块，叙述高氏的源流颇详，是研究大理国史的有用材料。牛街的火葬墓被破坏的也不少，我在一个小学校里看见有二十多个火葬罐，形制很好，但多数已改作栽花盆了。

(三)剑川 我到过的有钟科山、丁卯城、上登村几处,以钟科山为最多,破坏亦较轻微。山麓有世袭土官赵氏的祖莹,全是火葬。武略将军赵瑛和赵海的两块碑志,很有保存研究的价值。丁卯城村后松林内有一座大型火葬墓,当地人叫它作“冲霄王坟”,据说是忽必烈南征时一个部将的墓葬。1951年,李家瑞先生和南京博物院宋伯胤同志曾经来调查过,并在墓前地下发现石刻麒麟座1枚,雄浑生动,一望而知为明以前物。墓上有一些方形的梵文砖,可惜大多残缺。

(四)洱源 城南周家营一带较多,农民挖地随时发现,因而也容易被毁窆。

(五)邓川 多半集中于红箐、积善寺、大墓坪等处,也有不少被农民挖坏。大墓坪的时代较早,多数为元墓。

(六)大理 沿苍山脚喜洲、作邑、州城、湾桥、头铺、三月街、弘圣寺、观音堂一带都有,数量当以万计。破坏情况普遍存在,应该设法保护。其时代元明都有。葬具及明器的形制也比较复杂,是研究火葬墓最典型的地区。

(七)下关 主要集中在斜阳峰和马耳峰的山脚缓坡上,棺葬火葬都不少。破坏情况稍好。

(八)宾川 以宾居、挖色为多,时代多属于明。

(九)蒙化 牛长尾、吴巴朗等地都有。我们曾征集到早年出土的元代火葬罐一具,作椭圆形,腹围影塑十二生肖,为它处所未见。

(十)楚雄 城北3里的莲花池土冈上,早年曾发现大理国晚期的高生福火葬墓志一块(段智祥仁寿四年,据我的考证,当南宋理宗嘉熙二年),附近还有石刻龟、狻、鼓、锣等十余件,其地殆为大理国高氏冢地之一。将来如能发掘,必定会有所获。这是全省现在所知道的时代最早的一处火葬墓地。

## 二、火葬墓的时代

滇西火葬的历史很远,在樊绰蛮书中已有记载。蛮书风俗篇说:“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殓,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南

诏家则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铜瓶、银瓶、盛耳藏之也”。可见远在南诏之际，滇西已经盛行火葬了。不过当时南诏及乌蛮之行火葬，主要是一种氏羌民族的传统习俗。至大理国时候，白蛮也行火葬（高生福即白蛮），则是受佛教的影响了。现在所存留的火葬墓，实际绝大部分是属于民家族的。从它本身的葬式、碑制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佛教的色彩来。

就现在知道的情形来说，南诏时期的火葬墓还没有发现，棺葬也无迹象可寻。火葬最早的是大理国晚期的，但只知道楚雄一处，未经发掘，地下情况亦不了解。最多的是元明时期的，几乎在上面所提到的十县都有，内容也比较了解一些。明以后则因清初曾禁止火葬，所以就很少发现了。

元明两代的火葬墓，在葬具和碑制各方面都有一些演变，因此我把它分为早晚两期，以便于叙述。即元初至明正统以前为早期；正统以后至永历时为晚期。不过这只是根据一般的情况来划分的，有些个别的特殊例子应当别论。

### 三、葬式和葬具

元明两代的火葬墓，在葬式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主要区别是在葬具和碑式方面。

葬式一般都是人死后用火焚化，骨头烧成炭质，呈黑白两色，在脑盖骨和四肢骨上贴上几片赤金箔，再用朱色写上一些梵文咒语，然后把这些骨灰装进准备好的罐子里面，放上几件殉葬品，最常见的有贝、铜环、铅质器皿等，比较富有的则殉入一件青瓷高足盏，一支粗瓷瓶，几个陶俑（在大理一般以5个为一套，名叫五方之神），也有在罐子周围放置若干个陶碟的，但不常见。

罐子一般都用大小两个相套，骨灰放在小的里面，大罐中则放上几节木炭。小罐的口沿和盖底上都有朱色写的六字真言或其它经咒。

埋葬一般很浅，距地表不过三四十厘米，主要是没有什么值钱的殉葬品，不怕盗墓的缘故。普通的葬法就是挖一个直径约1米，深约1米的圆形土坑，把罐子放在中央，四周用乱石砌紧，再用土把坑填平

就行了。比较讲究的则在坑内用6块或8块大理石板砌成一个四方形的圹,再把罐子放在里面。这种葬法只见于大理一地,罐子容易保存完整。石板上雕刻梵文陀罗尼经,上列雕几个神像,下列雕十二生肖形,神像多数就是雕“五方之神”和观音菩萨。地面一概不树封土,只是立一块石碑,碑的形式因时代早晚而异。

葬具概为陶罐,早期多为灰陶,不上釉;晚期多为红陶,上绿色或褐黄色釉。兹举几处不同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一)丽江 早期:灰陶罐,小口平底,很少装饰花纹;晚期:灰陶罐,大小两种,大的上褐黄色釉,有繁褥的附加堆纹和划纹,盖顶作龙形,腹部刻易卦和子丑寅卯等十二字;小罐不大上釉,大口平底,口沿及腹部有朱书梵文。

(二)鹤庆 早期:灰陶或橙黄陶罐,也有作瓶形的,不上釉,少花纹;晚期:大小两罐相套,大罐不大上釉,小罐上绿色釉,大口平底,腹围模印十二生肖形及观音像、金刚杵等纹饰。

(三)大理 早期:灰陶罐,有附加堆纹,少上釉;晚期红陶灰陶都有,大罐小罐多半都上绿釉或黄釉,小罐一种作莲花形,另一种小口平底的,腹围模印十二生肖或观音像。

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代表一般的情况,但不是绝对的。其中剑川和鹤庆的大体相同,洱源、邓川的和大理也没有甚么分别,不再一一列举了。

#### 四、殉葬品

火葬墓的殉葬品,似无一定的制度,主要是根据死者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一般都非常简单。我所见过的有以下几种:

(一)贝 又名贝子,云南在元代还把它作为货币使用(编者按:向达教授说,明中叶还用贝子、昆明松花坝碑可证)。元史本纪上说:“云南行省赛典赤以改定云南诸路名号来上。又言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以交会贝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并从之”。在元明火葬墓中,几乎任何一个里面都用贝来殉葬。其数量多到百枚以上,少的也有三四十枚。都放在小罐里面。

(二)环 铜质和银质的都有,分大小两种,大的可能是钏,小的或为指约及耳环。每墓中一枚至二、三枚不等。

(三)高足盏 多出现于元墓中,形状似豆,青瓷开大片,釉色莹润浑厚,极似龙泉窑。这种形状的盏,在四川彭山县曾出土不少,可能就是彭窑的产品。都放在小罐内。

(四)俑 人俑长袍冠戴,灰陶模制,以观音及五方之神为多;兽俑都是十二生肖,灰陶模制,火候颇高。一般都放在大罐与小罐之间。

(五)瓶 概为长颈形胆瓶,胎土呈黄色,有浅青色及青花两种。多半发见于早期墓中,放置于罐子侧面。

(六)碟 形状大小不一,灰陶手制,不上釉,多见于早期墓中。放在罐子的周围。

(七)铅质明器 有碗、碟、剪、砚等物,制作极简单。

#### 五、碑制之演变

早期碑式盛行六方和八方幢形及圆馒头形;晚期盛行半圆头普通碑形。分别说明如下:

(一)六方及八方幢形 一般高约50—100厘米,直径30—40厘米。宝盖顶,莲花座,下截雕佛像2龕或4龕,每面都刻满梵文陀罗尼经,很少有汉字,仅间或于佛龕下面刻死者姓名及立碑年月而已。

(二)圆馒头形 上宽下窄,一般高约40厘米,直径约30厘米,座作圆盘形。顶部刻梵文六字真言,腹围刻陀罗尼经,间或雕佛像2龕,很少有汉文及死者姓名。

(三)半圆头碑形 与普通墓碑形制相同,额上雕六字真言或佛像,并有篆书某某之墓志或某某之寿藏等字样。中央雕死者姓名,两旁雕生卒年月,也有雕一篇志铭的,周围饰以精美的图案花纹,阴面概雕梵文陀罗尼经,少数或雕地藏王菩萨经和佛母海会真言。

以上3种形式,前2种盛行于元代,后1种盛行于明代,元代间或也有这种形式,但很少见。在丽江还有一种双碑相连的形式,未见于其他地方,故不详述。

碑中的称谓极为复杂,早期的如大理有“追为慈考杨和胜神题”;

邓川有“故曰大理路炼铁大使董皆之灵题”；剑川有“新故僧官卢宣之枢位”；“追为亡人尹观音嵩之神道”等等。晚期则比较统一，多称为墓志、寿藏、圹志等。

死者姓名每以三字为名，冠以姓则为四字，中间两字皆为佛号，如：尹观音嵩，张药师玉，高文殊奴……之类，尤以观音命名的最多。这种名例在南诏及大理国时期就产生了，顾名思义，显然是受佛教的影响。

碑志的书撰者多半是阿闍梨僧，所见有“龙关习密僧杨智”；“红教习密僧赵金刚宝”等人。他们都有一定的汉文化水平，也能书写梵文。可见元明之际，密教在滇西一带的势力是很盛的。

## 六、结语

总起来说，火葬是云南西部么些族和民家族最盛行的一种葬俗。追溯其渊源，早期可能是一种氏羌民族的传统习俗，至南诏中叶以后，由于佛教的影响，所以在墓碑和骨灰罐的形制纹饰各方面，都具有极浓厚的宗教色彩了。

通过葬式、碑制和明器的研究，可以获得许多历史资料；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某些风俗习惯的研究，更是极有用的实物材料。

云南的火葬墓遗存很多，但破坏也甚为严重，希望各有关方面能够加以重视保护，共同研究，以扩大丰富我国考古工作的领域。我所以不揣简陋的写出这篇短文，其目的也就是为此。

[《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 云南剑川元代火葬墓之发掘

万斯年

## 一、楔子

1941年8月初抵云南省剑川县城,不二日,即闻有唐代火葬坟墓被人发现之传说。调查所得,剑川城北甸头村及河北村一带居民,院内多有陶器花盆,培植花草。此种花盆作黑色,成桶状而中腹略突,口微收,有大小两种。据河北村得此盆者云,大者为火葬坟墓之外椁,而小者盛尸骨,其作用一如棺木。大小二罐,上半部均有用手捏成之曲线形花纹二道,突起,为制罐时另以土作成者。二道花纹之间,则用铁具刻有交插之双十字线纹,作✕状,绕罐一周,以为装饰。罐之所以收口者,为掩盖可以严密也。其小罐,以无字者为多,间亦有上书朱字者,有谓汉文,有谓彝文,传说不一。并谓已出土之骨殖,上多粘金,有时墓中且附带发现瓷盏、玉带钩、丝腰带、铜器、宝剑等。

既知确有其事,乃肯定发掘地带,为人事之疏通,工作之组织,作发掘之准备。发掘之得以进行,盖以得赵式铭先生之赞助也。

## 二、发掘地带

墓地在河北村北名为山曲头之山坡上,南距剑川城十六里余。先至河北村,由村之后山盘旋而上,到一小松树林,林地红色土埴,下临一玉米地,据云玉米地所在,以前为一水潭,深可七八丈,现因经过若干年(据云大约经过三辈人,则当在百年以上)。土积渐多,成为平坂,毫无潭之痕迹,已变为“桑田”矣。似葬此墓群者,当年亦讲求倚山面水之“风水”也。

由剑川城市北去,愈行愈高,此山山势,与剑北丽(江)南诸峰并列,地势亦佳,登之可望河北村、河东村、河南村之全坝。似葬此墓群者,当年亦讲求形势也。

此地据云现虽属剑川，而昔为丽江土司木氏旧壤。墓地位于剑川之最北，与丽江交界之地带，此说更为可信。

### 三、发掘过程

1941年8月5日，天气晴朗，下午约二时，与剑川人李芳洲君集农民三人开掘，三人分掘三坑。农民赵君最先发现瓦罐碎片，费时不过半小时也。继未一刻钟，已发现瓦罐，乃并三人之力，共发此坑。此坑表面土层，厚约半米。

第一次掘出者为二大花瓶式之瓦罐，高约半米，大口有沿，颈微收而腹平突，黑色，中均骨殖。骨殖作黑色、灰色及白色，无他物。二罐并列，其两旁，左有一陶壶，短嘴，身扁圆，上有口，无盖，有一柄作棍状而短，可用以握之；右有一陶孟，身亦扁圆，大小一如壶，有棍状短柄而无嘴，李君云，今藏人和酥油之用器与此孟同。

约0.3米，得二花瓶，瓶均小口，颈长而腹大。其一为粗瓷，上绘黑黄色之花叶，其制作花纹，均类现在一般农民所用之粗瓷碗，釉色淡黄而微灰。另一细瓷瓶，制作甚精，釉作淡绿色，有冰裂纹，足底作棕红色，颇厚，无花纹，大类宋代汝窑制品，当为宋瓷。据云每发现大罐之前，必先得花瓶。故人称之为风水瓶。足见其葬制，大都如此。

约数厘米，得三瓦罐，位置如品字形，下置二罐而上置一罐，其制作形态，一如河北村所见花盆之代用品。其中均有小瓦罐，罐各有盖，盖面均有捏出或画出之水波状纹。大罐中可置小罐而有余，取出或放入，均不碍手。小罐之制作花纹，一如大罐，垫有土，使其口与大罐之口平而微低，掩盖后尚有余隙。掩盖则封其口甚密，以罐口小而盖大，盖之边口大小正密合于罐顶之第一道波纹也。盖有球状之顶，便于手执。一云，此种形状颇类寺宇之金顶，因以为象征。

兹以甲、乙、丙代表三大罐中之小罐，以明示其位置，并为说明出土器物之便利。

甲

丙

乙

最上之小罐，即甲罐，除骨殖外无他物，丙罐如之。乙罐在骨殖之